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經蒙引卷八下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張㽞秀

易經蒙引卷八下

明　蔡清　撰

下經

☵☵ 坎下
　 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九來居二而得中得其所安也固有亨道六往居三得九之位柔而能剛也又上同於四有與也亦有亨

道上同於四三與四皆陰也謂得朋也○渙亨謂將来有必濟之理剛来而即其所安柔得位乎上而有與則濟渙當有日矣所以亨也○王假有廟於渙言此者天下之渙者皆在所當聚自王者言此其最大者也觀大象益可見雖曰事神實與治道相關蓋人本乎祖萬事之原也故曰明乎郊社云云掌乎○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在廟中祭祀也○利涉大川木在水上有舟楫之象彖傳曰乘木有功也程傳曰木

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能涉川也○利涉大川只是卦有此象遂著其占與益同例不必拘於渙易辭所取只是理象兩端王假有廟據理取利涉大川據象取亦有兼取者○利貞本義云其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卦言利貞者多矣獨此云其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獨何意歟盖此卦上言亨矣言假廟矣言涉川矣然有不正則皆非矣皆失之矣故雲峯曰祭祀而非正云云深戒之亦為是也但欠兼亨意

觀本義兩又字可見不可沒了亨意占者之深戒在他卦亦說得

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享帝于郊而立廟故知廟為祖廟也立廟便當有假廟之事矣但一立廟便已自有以聚祖考之精神亦非必至假廟然後聚其精神也故為皆所以合其散

○卦言假廟此又言立廟者假廟於聚渙之義為切立廟於聚神之渙為先象傳豈以卦已言假廟故於

此又追其始事而言歟○立廟對享帝則該假廟意矣○享帝立廟綱目唐高宗麟德二年乙丑冬十月車駕祭東都十二月祭泰山分註𩜹藁秸陶匏用茵褥罍爵集覽蒲越藁鞂皆藉神席也藁鞂除穗粒取程藁為席也鞂與秸通音戛藁秸祭天席也蒲越祀帝席也○陶瓦尊也匏破匏為爵也皆太古之禮器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初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其拯之也易為力宜用拯也且初以柔居九二之下以理勢言必能順乎九二若仗九二之力以拯之是又得其馬之壯也如是有以濟其渙矣吉也○用拯且虛說馬壯方言其拯之得其機會一說用拯馬壯本文只是一連意言其拯之得馬壯也本義細為體究故著既又二字如論語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本註亦分二意貼此說為長

初六之吉順也

連用拯馬壯皆出於順九二矣只作一意說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九二渙奔其机是當渙來就其所安也机人所憑以為安者也故以為象○古人席地而坐危坐勢亦難久故有机以憑老者所居猶宜有几如漢文帝賜吳王几杖成王憑玉几孟子隱几而卧之類今舊圖畫尚有坐牀憑几者蓋其來遠矣○剛來而不窮不窮

得中也爻未有以卦變言者本義云葢九奔而二机也○此爻以人事言假如當離散之時而出寓於外失其故居渙也然所寓之地乃是善地可以安也此便是渙奔其机故悔亡

渙奔其机得願也

當渙之時皆有願安之心今九二渙奔其机來就所安不謂得願乎

六三渙其躬无悔

本義云陰柔而不中正云云其占如此○六三亦未必其果能濟渙與否但渙其躬則志在濟時矣本義云志在濟時最有斟酌蓋其陰柔不中正雖得陽位才任俱未優惟六四雖陰柔然得正而又上承九五故為渙其羣元吉○无悔亦且自其象言未能濟時而无悔也○六三渙其躬九二渙奔其机俱是象悔亡與无悔同是占或以此爻辭直是象而占在其中愚以六四爻例之六四本義云占者如是則大善而

吉分明以元吉為占此亦當如其例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也蓋上卦居上體三亦下之上故皆有濟渙之任志在外也若不用志在外三字以解之則渙其躬亦無歸著矣聖人解經片言隻字豈偶然哉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按粲義曰蘇明允云渙之六四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六四能渙小人

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是言也朱子深取之蓋六三近君之臣當濟渙之任天下之渙也常由人心之畔上而締其私交然後王命壅而下權張六四當渙之時下無應與是能散其私黨而專以事上者也故元吉也夫私黨既散則公道行矣故其散而復聚者勢合於一如丘陵之髙所謂散其小羣以成大羣也若是者豈常人思慮之所及哉或曰以六居四非陽剛之才也而何能若是曰大臣之善是

不一槩以九居二是剛中之臣固多善矣以九居四則勢陵於君故多以陵上為戒也如六四者承九五之君乃柔順之臣也臣之柔順不專其權而惟杜絶私邪以布公道其為善亦大矣尹吉甫稱仲山甫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豈非渙六四之心乎○按柔順之說與本義居陰得正下無應與之說正契合○渙有丘匪夷所思蓋其贊辭在六四既散小羣自成大羣在占者散小羣已元吉至於成大羣則其道益以

先大而匪夷所思矣成大羣還在散小羣之後本義曰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又曰則非常人思慮所及頗與解晉六五之失得勿恤往吉無不利同例○語類曰渙其羣當取老蘇之說是散了小羣隊併作一箇東坡謂合小以為大合大以為一又曰如太祖之取蜀取江南皆是渙其羣渙有丘之義但不知四爻如何當得此義○又云渙其羣言散小羣做大羣如得小物事幾把解來合做一大把東坡說這一爻最好

緣他會做文字理會得文勢故說得合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散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所以為光大也此便是匪夷所思處○爻辭云云要之只是渙其羣元吉便已都了得下文渙有丘匪夷所思只是究竟而言以贊之耳故象傳只用光大也一句便體貼爻辭無所遺矣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此涣字與三之涣躬四之涣羣上之涣血皆取卦名而指義不同此之涣乃濟涣也○程曰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之大命救涣之大政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㕘義曰人君當涣之時所宜散者莫大於號令居積也散其號令則萬姓因王言之大而知王心之一矣散其居積則財散於上而民聚於下矣天下之大勢其有不合於一乎○大義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巽為風風之行有命令之

象重巽以申命正取諸此○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云云盖非陽剛中正則雖居尊位而不能渙非居尊位則雖有陽剛之德而無其權亦欲渙而不能○渙王居如陸贄云云之意朱泚之叛德宗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宫陸贄諫悉出二庫貨賄以給軍實則云云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者也

王居无咎正位也

王居无咎還是無渙汗其大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本義云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又曰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

渙其血遠害也

上句用三字省下三字象傳法例如此安得曲為之說耶故王居无咎一句為該渙汗大號亦无疑朱子語録不兼渙汗大號猶是欠處葢亦記録之誤朱子既知以此例彼而乃又遺了一半次不然也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澤上有水其容有限盖澤水之上者也增則溢矣故曰其容有限有限即節之義若江河則流通而不滞故多容○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隂陽各半而無過不及之偏又二五皆陽剛而得中則是節之中而不至於苦者也故亨此即中正以通之理也○彖傳曰剛得中本義曰二五皆陽盖言二五則中意自備

矣曰皆陽者陽剛正道善類也剛而且得中則是中正以通矣安得不亨○節字該兩意有度數之節有德行之節如節以制度是以度數言者如不出戶庭等是以德行言者節亨苦節之節都該兩意同是節也○苦節不可貞漢上朱曰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節則違性情之正物不能堪申屠狄之潔陳仲子之廉非不正也立節太苦不可貞也○陳仲子之廉見孟子人所知也申屠

狄之絜見劉向新序節士篇曰申屠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人之於天地間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吴殺子胥陳殺泄治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知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詩云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之謂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二句意相連總是見節之亨而非苦節之不可貞也

○說則銳於進遇險則具進有節是節道也而九五

實得位以主節於上其所節者又皆中正而不至於

苦是以通行於天下而無弊也此三句相連之意○

說以行險朱子曰伊川之說是也說則銳進而有險

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節便阻節之義○程

傳曰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過艱難則思止方說而止

為節之義○葉采近思録註云人惟說則易流見險

而止則不至於流矣節之義也○中正以通通字只據理言本義云又坎為通非正意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主程傳及建安丘氏註語録天秩有禮不宜用蓋於傷財害民之義不切耳○程傳曰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無節則失序矣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無窮也茍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建安丘氏曰聖人立為制度量入為

出無過取無泛用有損已益人之實而無剥下奉上之事故不傷財不害民矣○節以制度節是節制度是法度度本分寸尺丈廣狹長短之數此則所該自廣當取其意也○節以制度凡君子皆可能不必著聖人字如道千乘之國節用而愛民豈必皆聖人而後可能○天地節至不害民言節道之大也

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程傳曰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

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人之德行當議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叅義曰制數度為粗為末議德行為精為本○以愚觀之二者不可分輕重德行是立身事數度是應用事此當以振民育德常德行習教事例看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本義户庭户外之庭至於門庭亦宜曰門外之庭也而乃曰門内之庭程傳亦然何也蓋古者宫室門户

之制先儒必有考矣大抵門在外户在内孟子曰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則門在外可見中庸屋漏註曰户從東南入為室之户也則户在内可見此說且與朱子户庭主心門庭主事之説有合○室内户庭外

○時止而止者也

知通塞也

在初九時則塞而未通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九二當可行之時謂處得中正乃出潛離隱之地也而失剛不正則自餒於進且上無應與則不能獨進必矣故為知節而不知通為不出門庭之象此則所謂好從事而亟失時懷其寶而迷其邦者也不亦凶乎○朱子曰有可為之時乃不出而為之致失可行之道不是別更有凶此說似非吉凶為得失之報者恐是一時之言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朱子曰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此是自內而外

之序謂初在第一步二在第二步初在内二稍外也

故本義於初則曰居節之初未可以行於二則曰當

可行之時

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失時即所謂好從事而亟失時者也失時極謂失時

甚矣惜之也失時便是凶○士君子幼學將以壯行

患不得其時耳今幸有其時而乃固泥不出失時極

矣甚惜之之詞也觀象傳或曰大得志或曰道大行

是皆喜談而忕道之至於此獨曰失時極聖人之心可知矣彼西山之夫储谿之叟皆非其夙心之所期者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本義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六三陰柔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當節而不節貲於前則之於後矣故戚嗟若戚无聊也是其自致耳何咎哉○又以德行言之亦有不能守節而卒亦无以自立

者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也吁士君子立身一差
萬事瓦裂能免嗟若之咎哉○此无咎與諸爻異如
革九四兌九二象傳皆云信志也革則言人信其志
兌則言已志之信亦詞同而義異
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本義云此无咎與云云咎也按古易經自經傳自傳
此本義宜在爻辭下此處既明曰又誰咎也亦可无
此本義矣

六四安節亨

本義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蓋五主節者也以其順正以承五則其節也无所勉彊而自然故曰安節非謂臣節也節字總一般○程曰以陰居陰安於正也又曰節以安謂善彊守而不安則不能常○節齋曰安者順而无勉彊之謂○坤卦本義云安順之為也安節猶云安貞謂安於節也雙湖曰順正故安○本義上承九五一句亦重故彖傳曰安節

之亨承上道也蓋自有五以主節於上四但承而行之者耳然非柔順得正不作聰明亂舊章者則雖其所當承亦不能承而行之之安裕如此也故曰承上道也承上道須本柔順得正言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本義云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甘節者中正也吉往有尚者通也若非當位以節則亦不得伸其中正之節而通於天下矣但中正字

重於甘節義為切且如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彖傳必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亦此義也

甘節之吉位中也

中無正中則不苦而甘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易以道義配禍福而道義重於禍福習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矣又必曰无咎節上六曰苦節貞凶矣又

必曰悔亡理之得失尤重於事之吉凶也○前乎孔子而為周公曰苦節貞凶悔亡後乎周公而為孔子則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窮則不通矣正與中正以通者相反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程傳曰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本義云以一

卦言之為中虛以二體言之為中實用其說也○朱子曰一念之間中無形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又曰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則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做兩截看○朱子初間嘗有謂中虛是無事時虛而無物自中虛發出外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此說今亦載大全中不知此正作兩截看不作一時事看非是朱子之定說也且謂自中

虛發出皆是實理夫既云發出來則非中實矣此正朱子向日未定之見顯然有証者學者安得但以為出於朱子而遂不敢有異同乎蓋朱子語録出於記者之誤處亦多○雲峯曰實所以為信虛所以受信也亦未必然虛便是信對實而言則此其本也若謂之受信則信又别是一件自外入者也二陰在内四陽在外以一卦言之為中虛也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二體言之為中實也○下悅以應上上巽以順下

此上下交孚也○一説下悦以應上下之有孚也上巽以順下上之有孚也分言之皆有中孚之義二説亦不相悖蓋曰交孚便是兩箇孚合而為一箇孚矣但卦中無有就上體取一義就下體取一義者卦名是卦體之名也當就全體取義主交孚之説為長○叅義曰下悦以應上則心誠愛其君上巽以順下則心誠愛其民君民二字恐未當

豚魚吉

程曰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豚魚當無所不感矣○本義云豚魚無知之物無知何獨豚魚曰諸畜中豕性至躁而駭豚又豕之稚者故最無知又諸般禽獸雖騃無知然猶與人同居霄壤之間同見日月同受風霜魚則獨居水中惟以水為乾坤與人世又隔一重故尤為無知○不曰感豚魚而曰豚魚吉承中孚云也中孚便有以孚於物矣不然乃為豚魚之吉而不為中孚者之吉矣故豚魚是承中孚

彖傳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聖人固已看字眼在矣○雲峯曰或以豚云為長況彖傳信及豚魚也可異論乎○但據雲峯之説似只以豚魚為一物未知豚魚畢竟是二物耶或一物耶程傳作二物而本義只云豚魚無知之物意者其亦不以分為二為非耶○補註曰巽風兌澤也豚魚河豚也河豚東拜則東風應信西拜則西風不爽唐詩河豚吹浪夜還風此即信及豚魚也○原文王之意謂於難感者能感之則

是信之至矣既而悅親信友獲上治民無往而不孚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特以豚魚至為無知故假以為象耳且如古之有苗傚象真豚魚也○至誠可感豚魚豈必真有其事耶唐德宗謂張萬福曰江淮草木亦知爾名豈草木真知萬福之名耶至聖者莫如聖人聖人亦未嘗必有感豚魚之事泥者殆未足以語易○鄭湘卿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誠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

此說儘明白○利涉大川至信所以可涉險難者不侻倖以苟免不欲速以冒進言忠信行篤敬素患難行乎患難明則人與之幽則鬼神福之大川特舉其至險者亦以卦有乘木舟虛之象也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蓋亦此理○利貞當管上文故本義云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失其正蓋感物不以正則為違道以干譽涉險不以正則為行險以侻倖○彖義曰信苟不正則尾生白公亦謂之信也○吉字

帶豚魚讀蓋豚魚無知者也至信可以感之大川至險者也至信可以涉之兩句似平或疑本義云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似以豚魚屬有孚而以吉對利涉非也豚魚之應是有孚所致者致豚魚斯吉矣且又利涉故吉字只連豚魚為句利涉自有一項本義云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亦自分明

柔在内而剛得中

柔在内以一卦言之為中虛也剛得中以二體言之

為中實也

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說而巽孚乃化邦也孚乃化邦程傳及中溪乃作化天下之萬邦蓋彖傳邦極其廣而言之所謂萬邦作孚也如云當位貞吉以正邦也此邦字分明是指天下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豈亦但謂一侯國而已耶蓋聖人話意自然向大處去洪鍾無微音也此云孚乃化邦者自我一國既上下交孚則近者悅遠者來天

下孚之必矣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用此道也雲霓之徯后南國之化行天下孚之為何如此上下指君與臣民也專指君臣者非○孚乃化邦風行四表也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木在澤上既有乘木之象外實內虛又為舟虛之象皆卦象也○或曰外實內虛宜當作卦體曰需卦九五坎體中實為有孚取則為卦體中孚外實內虛為

舟虛利涉取則為卦象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信而正則事皆天理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孚貞應天之義不待多費辭矣○信而正者天之道也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本義云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議獄緩死則至誠惻怛之意有以浹人之肌膚淪人之骨髓矣豈非中孚之意○議獄緩死上感而下受

也○君子議獄有可生者生之求其生而不得則當死矣猶且緩之則其至誠惻怛之意自有以感乎下此說未盡○議獄緩死不是兩事所以審求其情也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故曰中孚之意○祥刑要覽桂氏後序曰番易尉為人殺莫知主名捕吏誣執俞達者證佐皆具已承伏矣且謀連三弓手結款無一異詞有某人不能無疑躬造府臺府臺請緩其事重立賞榜廣布耳目俾緝正囚未

幾果得襲立者以正典刑不然横致四無辜於死地余聞之瞿然斂衽因嘆吾夫子三絶韋編特著議獄緩死之象於中孚而古之君子亦盡心於一成而不可變者焉○愚按此正所謂中孚之意葢恐其急於致刑而誤殺不辜也正所謂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者與我俱無憾也錢若水亦嘗議獄緩死後果得反案中孚二字如此貼之庶見親切然議生於疑不疑何必緩哉故又曰不留獄二義並行而不悖矣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初九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夫相信之道貴乎審之於初六四可信者也初能於其志之未二時度其可信而遂一意以信之則得其所安而吉若復有他志焉則於其可信者不信於其不可信者信之是失其所度之正而不得其所安矣此皆戒占者之辭初九本未見其有他處此爻辭只據初時說道理○有他不燕者我之心旣有二於彼則彼之心亦不能以一

於我矣而况信非其所信者乎故不得所安也本義謂之復有他焉亦承初字言也初也志未變而應四繼也或志變而有他不如初時矣全是據初字言道理○其曰虞吉者猶家人初九閑有家例其曰有他不燕者猶比初六終來有他吉例皆是初爻之辭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此虞吉作初九能度六四可信之說所以然者以其居初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四句都是象然有二意上二句言二五之交乎下二句言二五之所以交乎○好爵或以爵為天爵盖非也只是爵禄之爵其曰好爵謂得中亦猶云鶴在陰謂九居二耳非謂好爵就當懿德也北山移文亦有嬰情好爵之句○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吾即我也皆指二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豈亦有異義乎○中溪謂我爵謂五五為君位

故以爵言此句與本義好爵謂得中者悖矣又曰吾亦五也爾指二二偶於五也其說益謬不識主賓我不指二而指五何謂也且與上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又自相戾○叅義曰物之相愛者莫如母子之同心而人之所慕者莫如王爵之可貴中孚之二以實感乎五而五亦以實感乎二其至誠之感通爲何如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朱子曰是兩箇都要此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

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象傳雖獨舉其子和之然中心願也又自是吾與爾靡之意於爻辭元無所遺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如信而不知變則信斯窮矣窮不變通也故不足賴也○六三陰柔不中正與上九為應蓋陰柔不中正則躁性無常又居悅之極悅極則無節而改其常又與上九信之窮者為正應夫以

我之無恒應彼之不適在已既動不中度所應又全不足賴是以不能自主但見其或鼓而起又或罷而止或悲而泣又或喜而歌耳蓋亦無可久之理也敵謂敵應無甚深義以六三而得上九之敵應非能主張我者是以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雖不言凶凶可知矣○本文得敵二字最重三雖陰柔不中正然使得善應而尚獲其助而不至於顛倒其在古昔最著者如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有王孫賈之徒輔之

則亦不喪太甲始雖昏也得阿衡而克終劉禪之德至暗也得諸葛亮而延祚數十年故此爻聖人不得不罪其敵也凡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閒皆有此在巳若陽剛中正則雖得敵之窮亦未必至此故象傳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與爻辭互相發也○或鼓或罷是活字主擊鼓言是奮發之意凡兵役都用鼓以進所以一衆心而齊其力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以是德而居是位所謂權不張而自大勢不招而自集月幾望象也設非居陰得正而徒位近於君則德不稱其位君不信其忠亦不能有其盛也如云負且乘致寇至晉如鼫鼠貞厲是也故四之月幾望必兼取四之居陰得正位近於君者有見於此也然以柔正之資而膺君上之任必能公爾忘私而不暇顧其朋友是謂馬匹亡也馬匹謂初與巳為匹也○中溪謂月幾望不處盈也其旨

非是蓋本爻之意正謂其權任之隆而能乃心王室自絕私交所以无咎也而象傳云馬匹亡絕類上也无咎處正在馬匹亡上不在月幾望上此又關繫不小宜詳之○月幾望馬匹亡二句相喚應說方得其旨若並舉對言則失之矣本義云居陰得正位近於君而不曰位近於君居陰得正者固有義矣四所以能絕初以信五者亦以居陰得正也○方蛟峯曰晏子不入崔陳之黨韓退之不汙牛李之朋馬匹亡也

○本義云馬匹謂初與已為匹匹配也謂之馬匹者程云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大小必相稱故兩馬為匹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又居尊位則中孚之主而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是其孚之兩相攣固也何咎之有說此爻要畧與九二異蓋九五是君上故本義言下應

位正當也

正指剛健中正中孚之實也當則指居尊位為孚之主者也正當宜分看便九五兌九五與此同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雞曰翰音出曲禮註云翰長也雞肥則鳴聲長○居信之極而不知變所謂好信不好學者如有其理時勢不足以副彼亦以為有是理也必要為之不度時不審勢此謂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雞非登天之

物而欲登天也甚言其難也○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夫雞羽族宜能飛也而不能飛則變也乃以其有羽翼而彊欲飛而登天不知變也故為知信而不知變之象○貞凶蓋亦以其所信者固亦正理所有也但不知變耳故云雖正亦凶

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何可長凶也知信而不知變如宋襄之仁尾生之信皆不可長必敗於信也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自可小事以下皆利貞之意○本義既過於陽可以亨矣蓋以義而言陰固不可過於陽以勢而言則既過於陽亦可以亨但以其有妨於義也故隨戒以利貞云云貞者義也以義用勢也小者之宜也所謂與時行也下文所云皆具義也○凡謂小過之時者非

時小有過謂時當小過也如云大過之時亦豈時有大過耶大過小過都是人事但其時當然則謂之大過之時小過之時耳○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得中似可有事但以柔得中只可小事○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惟二陽然下體之陽不居二而居三上體之陽不居五而居四皆失位也又三則以陽居下之上四則以陽居上之下皆不中也失位則權奪不中則善虧不可大事也○

或說失位便是不中又言不中者以應上句柔得中也然依同人曰柔得位得中大有曰柔得尊位大中則此之失位不中亦當為二義蓋既並言便須有義在○一說失位不中固為二義但總是三以剛居下之上四以剛居上之下所謂失位者以此所謂不中者亦以此蓋失位以時位言不中以才德言如乾九三重剛而不中不中固是居下之上也又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亦是取居下之上也又不可以不在天

不在田就當不中說蓋重剛不中以德行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以時位言○二五只言柔得中三四不止言剛不中而必曰剛失位而不中此尤見剛之不得志而不可大事處失位二字如何可輕看○三四言剛失位而不中二五獨言柔得中而不言得位何也曰小過之時柔之所以可小事者不以位而以善也若小者既過而又用其勢將反以壯敗矣此彖傳不言柔得位之意也○可小不可大宜下不宜上此

意大象傳盡之○卦體内實外虛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截作兩句方是○張曰中二爻内實象鳥之身上下四爻外虛象鳥之翼横飛之鳥身已飛過而有遺音耳○其聲下而不上此於卦體無所取只據飛鳥言之其聲皆下而不上○夫風實自上而起故鳶先風而翔於上以上先有風也久之然後風及於下以飛鳥聲亦然皆先於上而後下○飛鳥多有聲聲皆下聞或曰既可以聞獨不可上聞乎曰大抵風

皆自上而下聲音難逆風而上況鳥飛于空風力尤勁鳥聲安得排風而上乎只是遺下耳或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亦有上聞者曰此以鳥音自然之理言彼則極其鶴聲所聞之遠言意各有主也其上章云聲聞于野其意可見〇又嘗聞有人清晨自武當山而下天色甚霽初不聞雷聲及至山下只見道路行潦問是何時雨則云正是今早雷雨大作而山上初不聞知以此推之雖雷聲亦壅而不上聞也況於

鳥音乎是皆風之為耳或說鳥喙向下故聲皆下而不上○不宜上宜下此以人事之占言不指飛鳥遺音蓋於鳥聲難着宜字○宜下是斂退一步做事的意如此始大吉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時謂小過之時小過之時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甚過利貞者過小而不過大小過而不甚過之謂也故曰與時行時小過之時云也

過於小如喪過乎哀行過乎恭用過乎儉也可以

小過如哀不至滅性恭不至足恭儉不至豚肩不揜

豆是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

下順也

有飛鳥之象一句是卦體上逆下順以人事之理言

所以以理而斷其上逆下順者以小者之過也陰可

下而不可上也如行過乎恭固是宜下恭不至足恭

亦是宜下○本義云能致飛鳥遺音之應或以此問於朱子朱子曰看此卦以有羽蟲之孽之意如賈誼鵩鳥之類故於初六復言之此又與中孚能致豚魚之應不同中孚以德之感應言小過以占之應驗言

山上有雷小過

本義山上有雷其聲小過語録云聲在高處下來是小過之義飛鳥遺之音亦是自高處放下聲來蓋聲在高處則去人遠其聲邈而微矣小過之象也今之

雷聲重者則只如在屋脊之上蓋雷近則聲洪逺則聲亦微矣雷出地奮則其聲重矣雷在天上則髙虚之表四達無障與山上有雷者又别不可以其更髙於山而聲反重為疑也乾九四在淵本義云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雷亦然雷在天上若更髙於山然聲達四逺徧警羣動又與在山上者不侔矣○參義曰雷行於空中則其聲震暴若鳴山上則其聲微小詩所謂殷其雷是也

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本義云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是可小事意又云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是宜下意皆所謂小過也○本義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此就行喪用三字說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等事則大者之過也○本義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此就恭哀儉三字說正雲峯所謂可過乎恭不可過乎傲可過乎哀不可過乎易可

過乎儉不可過乎奢也○本義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此句意附在三箇過字内或以附在恭哀儉者非也此三過字俱是小過之過亦正雲峯所謂恐其恭之甚則為足恭哀之甚則為喪明儉之甚則為豚肩不揜豆也○嵩山晁氏徂徠石氏皆謂小過是矯時之弊以今論之君子所行皆欲適中而於此三者乃小過何歟豈非以其時當小過乃為宜乎故曰與時行也若大過而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是亦以其時當

然也不然斯為過當矣若一以為此君子矯時之弊而然豈得為義理之至當夫矯枉者過直此自常情所易犯者耳聖人教人豈必過直以矯枉邪君子時乎當小過則小過亦為中時乎當大過則大過亦為中○六十四卦既有小過則君子之於天下也自是有小過之時大過亦然

初六飛鳥以凶

不好處全在飛字上是上而不下者也若飛鳥遺之

音則下而不上此只言飛鳥鳥之飛只管過去○初六所以取此者以其陰柔性躁又上應九四志於上行又居過時則其躁也又過於躁其上行也又過於上行故曰上而不下者也以此取飛鳥象初六一飛鳥也○初六飛鳥之象就人事言之便是行只管過於傲喪只管過於易用只管過於奢如此安得不致凶其曰以凶者平庵曰以飛致凶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所謂自取之也不可活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進則過三四而過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所過者陰則無彊盛之患過而不過者也不進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其君而適遇其臣也適遇其臣則無陵迫之嫌亦過而不過也然進可以為過不進宜不為過今而槩之以皆過何也蓋六爻在小過之時皆有過之義但過得其宜者則雖過而不過過失

其宜者則為過而過矣○六二爻辭只據柔順中正言所以為過而不過○雲峯曰兩過字微不同過其妣避逅之遇也故本義曰反過遇其臣適相當之遇也故曰適遇○本義釋過其祖遇其妣云進則過三四而過六五敢問三四皆為祖乎曰程傳云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居三上故為祖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而朱子語類亦曰三父四祖五便當妣○問先妣亦妣也此何以知其為祖妣曰晉六

二與六五相應則只取爲先妣此承祖字來而與祖爲對則是祖妣也故程傳斷以爲祖妣本義云過陽而過陰既以一陰一陽相對則祖與妣亦相對其爲祖妣益無疑○朱子曰五便當妣也亦以其爲六五也陰居尊也○重在陰字上若過而過陽則過而過矣○進則過三四之陽以過也而過夫六五則歸宿處是陰過而不過也○過其臣謂自得其臣之分也○六二爻辭許多句只據其柔順中正説來○曰祖

曰妣以陰陽之象言曰君曰臣以上下之象言義不相襲同是一六五也對三四言則為妣對六二言則為君

過　遇　不及　遇

雲峯曰相過謂之過過是有心邂逅謂之遇遇是無心春秋公及宋公遇于清我所欲曰及不期而會曰遇及有心遇是無心過字與及字相反過字與不及相反○不及其君此不及字當依春秋書法例看為

對過字言

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不及其君爻辭本自爻言其能然象傳則復以理言

其當然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者也何以見衆陰欲害九三蓋九三剛正邪正不容兩立况當小過之時陰多於陽又是小人道

長之日故小象程傳曰隂長之時必害於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防之不至必為其所戕矣唐五王惟失此義故中武三思之害先儒謂為人君為人臣皆不可不知春秋令以此觀之為人君為人臣亦皆不可不知易

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凶如何甚言其凶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九四一爻占得之者當得无咎何也九四以剛處柔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是過乎恭也過乎恭則過而不過矣所以无咎也若或更往則為過矣其過不為過恭而為過剛矣是有厲而當戒焉然道無定體事有幾宜固亦有過乎剛之時且九三陽性堅剛或膠於永貞而不知變故又戒以勿用固守夫過恭亦當隨時之宜也隨時之宜者時宜過剛則猶用過剛也

○大抵時乎過恭則過恭為中時乎過剛則過剛亦

為中○周公繫此爻以上句言弗過遇之又曰往厲必戒說得似太重了故復着勿用永貞一句以裁之然後於理為盡也○以剛處柔過乎恭矣過乎恭如何是合宜葢當過之時而過於恭過之得宜者也所謂過而不過也○一說以剛處柔是剛不用於剛而用於柔過乎恭也合乎宜也小過之時當然也○或曰弗過遇之若以六二爻例則當如此說若以九三爻例則過遇當如過防之義未詳孰是當缺以俟知

者○依九三爻例弗過遇之謂弗加意以待之也是不能過於恭也不能過於恭以往則厲矣故當戒道理皆同而句義異其本義上云當過之時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皆不用改動○不加意以待之如何便有厲蓋當過之時每事當過然後得中也○過遇為加意以待之此說出朱子小註

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本義云爻義未明此亦當缺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六五以陰居尊陰柔既非有為之才居尊則又太高而過象傳所謂已上也又當陰過之時時已過矣故不能有為為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在我既不足以有為則以二是吾正應正應在遠也於是弋取六二以為助焉但云弋取六二以為助則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亦不言可知矣○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凡所射之物皆在遠處故取弋義○密雲不雨自

我西郊自六五而言其不能成大事也公弋取彼在穴自六五之得六二而言其不能共濟大事也

密雲不雨已上也

本義云巳上太髙也此與乾上九之亢龍同意謂其過髙志滿不能下人以圖事功上六本義云過之巳髙而甚逺者也亦取此意其象傳則云弗過過之巳亢也

上六弗過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本義云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蓋陰性躁也動體已過又在動體之上陰過已過又是陰過之極故為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是弗合其宜而一於過者也有如飛鳥之迅速而至於離之離之謂遠去也在鳥則穿雲沒影者也〇程傳曰不與理遇動皆過之甚違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離過之遠也又曰災者天殃眚者人為既過之極豈惟人眚天災亦至

弗過過之已亢也

已亢即本義過之已高而甚遠之意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既濟事之既成也只緣既字不好此即康節怕處其盛之意所謂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節〇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萬物皆不能逃乎此數故邵子論易每到中半處便有回頭却顧之意〇為卦水火相交各得

其用叅義曰水居上則受火之熱火居下則能熱乎水水火相為用也彼此相為用事之所以濟也○六爻之位各得其正初陽二陰三陽四陰五陽上陰位各得正所處無有不正者亦事之所濟也○既濟之時好時節都過了只得小亨而已好時節既過不好事又將來故須利貞下文初吉終亂正是此意是言其所以小亨而利貞也○利貞與泰九三之艱貞无咎意同○初吉終亂此以時言與豐之日中則昃同

意彖傳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是兼人事言然人事所

在即天運所在也如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

始天行也都是此理○本義云大抵此卦及六爻占

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小者亨也謂於事之

小者得亨而於大者不得亨也猶所謂小事吉云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此卦初陽而二陰三陽而四陰五陽而上陰也卦辭

本義六爻之位各得其正乃卦名之義此則移以釋

利貞義又不同矣

初吉柔得中也

指六二柔中則能持盈而守成謹畏而不怠故吉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中溪曰非終之能亂也於其終而有止心此亂之所由生也此又推其終之所以亂也○其道窮者治極生亂亦極則變之理也○丘云象曰終亂而傳曰終止則亂止則亂矣不止亂安從生玩一止字則知夫

子之於贊易也具旨深矣○凡看卦爻要識大旨如此卦本義云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而大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皆大旨所在而聖人之情可見矣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夫盛極而衰理數然也故君子於既濟之日便思患而預防之蓋患是必有的一治一亂雖天運之常然須要盡人力以支持之惟堯舜有盛而無衰為得變

通之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全是憑初字說道理危者使平也○雖當既濟之時尚在既濟之初志意猶未至於盡隳綱紀猶未至於盡弛苟能謹懼猶可无咎象傳所謂初吉柔得中也亦是以其在初而能謹畏耳○曳輪濡尾亦言其凜凜之心有若此者若真曳輪則車不能前矣若真濡尾則狐不能濟矣所謂小狐汔濟濡其尾無攸利也

此只言其謹戒不虞之象有若此其亡其亡亦是此意○程傳解曳其輪與未濟同謂自止不進似亦可通然濡其尾一句難亦作自止説故本義不從分明與未濟初六不同○无咎謂能保其濟也臨川謂不遽濟而終可濟此説未好盖已是既濟了非緣此方得濟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六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以

常理度之宜得行其志也柰九五居既濟之時治功既成而怠心生不能下賢以行其道二既不為五之求用則其志不能以自行有如婦之喪其車茀而不能行者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故既濟之盛終有時而過中正之道終有時而行是為婦雖喪茀然不待追求之至於七日而自得也○七日言不久也十則終辭三則尤近

七日得以中道也

道既在我不終窮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蓋高宗當殷道之盛而興伐國之師是既濟而用剛也然必三年然後克之見用剛要在得已則已也○小人勿用不可用以伐國也小人而用以伐國勝則有殺人屠城之咎不勝則爲輿尸塗地之凶故不可用○本義云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皆主用人者言而小人過

之亦不得用此爻也蓋用人者既不用我則我亦不得為其用矣但要認所主一邊○用此爻之用字與勿用不同○或者以為行師之時不擇君子小人皆可用惟行賞之時不可用小人殊非聖人之意也聖人之意行師任人固不用小人及凱旋行賞亦不用小人夫行師不用小人則行賞之時無復小人之可賞矣而又有小人之不用者何也蓋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容亦有小人雜在其間而有功者亦只宜優以

金帛而不得開國承家也本義於師上六正如此解後有問者言帝王興創之初不擇君子小人皆用惟於事定頒封之後則不復用朱子以爲然欲用其說解入本義而未果今按爻小人勿用則自其行師之際便戒用小人矣意者朱子終不以其說攺入本義者其以此夫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本義云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雲峯曰三代之兵未嘗用一小人用小人是乎一亂而生一亂

也聖人此意甚微○中溪曰小人夷狄皆爲陰類夷狄之禍逺小人之禍近故作易者於用兵之後必以小人勿用戒之如師之上既濟之三是也

三年克之憊也

憊謂勞力費財之甚也正本義所謂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六四既濟之時以柔居柔畏懼之至能預備而戒慎

者也故為繻有衣袽終日戒之象細分之豫備貼繻有衣袽意戒懼貼終日戒意實則一事也○衣袽即戒備之具終日戒終日豫備也○又云程子曰繻當作濡傳曰繻滲漏也舟有漏滲則塞以衣袽○朱子曰六四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事柔善的人心不麄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麄不解如此○雲峯胡氏曰乘舟者不可以無繻而忘衣袽亦不可謂衣袽已備遂恝然不知戒水浸至而不知則雖衣袽不及施矣

備患之具不失於尋常而慮患之念又不忘於頃刻此慮既濟之道也○愚謂此說未盡善遂作一串意看較自然故象傳只提終日戒蓋為具足該繻有衣袽也

終日戒有所疑也

心不自寧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雲峯胡氏曰本義於夂辭夅夅於時之一字時之過

如月已望而將至於晦之時乎時之始至如月方弦而將至於望之時乎○又曰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非吝於紂而私於文王也文王實有以受之紂自無受之道耳○本義曰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

象傳於此只出一時字而爻辭之義自不待多贅辭而自明乃知聖人化工之筆非偶然也

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此正以時言大來字當玩有如川之方至日之方升意其與五之時已過者何如也

上六濡其首厲

以全體言則居既濟之極以二體言又在險體之上若以陽剛之資極謹畏之方猶懼不克而乃以陰柔處之不知敬慎是為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也占者不戒其厲宜矣○濡其首即是厲厲字為占言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事未成之時也火水不交不相為用凡作事必有與之同心恊力者然後其事有濟故水火不交不相為用為未濟之象六爻之位皆失其正凡作事必以正乃往有功故六爻之位皆失其正亦為未濟之義○此卦之辭大意謂未濟終必濟故亨然必敬慎乃克有濟若不知敬慎如小狐之汔濟而濡其尾猶

未濟也何所利哉此皆以占言○小狐汔濟濡其尾
占之象也○小狐程傳曰其老者多疑畏故履氷而
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於濟此說似有
理○狐本小物也漢章帝怒竇憲曰國家棄憲如狐
鼠耳以其小也○語類曰狐尾大濡其尾則不得濟
矣○狐之涉必揭其尾

未濟亨柔得中也

六五柔得中則能小心慎密而未濟者以濟矣故亨

慎密則續終矣亨何如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

此中字與上文柔得中之中不同乃謂水中也與習坎求小得未出中也正類○未出中也程傳據二而言朱子曰未出坎中不獨是說九二一爻通一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未濟

濡其尾不續終也

謂不能慎終如始以致濡尾而無成功也對汔濟言

謂始也汔濟終也以不謹而不克濟是不續終矣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此分明是說始雖不濟終必濟也葢卦之六爻皆失其正位故為未濟然六爻皆以剛柔相應則又有互相為用之道是有終濟之理也○朱子曰張敬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箍桶人以雖不當位剛柔應也為問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伊川謂是不知此語火珠林上已有葢伊川不曾看雜書所以

被他說動了今按三陽失位之說亦未盡自有本義在矣○又按宋史譙定傳云程頤之父珦嘗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進成都見箍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箍桶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滋入蜀訪問久無所得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

所得何語也滋閲人按譙定所傳之言為得本末敬夫所述或欠真切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火不能熱乎水水不受火之熱水火不交不相為用未濟之象也其云水火異物各居其所乃謂下文辨物居方而生故露出異物字與所以為未濟之象者無預○辨物居方所該甚廣蓋君臣上下大小各止其所之意不必言所以濟未濟也○本義

云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非專指審辨水火也承異物字而云也猶繫傳本義云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云云非專上天下澤承定分不易而云也知此知所以解經矣

初六濡其尾吝

初六以陰居下無才無位當未濟之初又非其時故未能自進如狐之濡其尾然吝也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本義極字未詳或恐是敬字〇語録又曰極字又言極則界至之謂〇補註曰極宜作拯

九二曳其輪貞吉

以二應五有君臣之分然二剛而五柔又有陵迫之嫌焉惟二居柔而得中為能自止於其分而不進則無陵迫之嫌而得為下之正矣故曰曳其輪貞吉不必説上未濟意〇本義云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九六二字有義九二剛臣也六五柔君也故易有

僭逼之嫌然賴其居柔得中故云云爻辭俱不及未濟道理九四六五亦然○程傳曰剛過則好犯上而順不足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為得正而能保終吉也於六五則言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於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中以心言正以事言故中重於正○九居二本非正

宜有僭迫之嫌矣以其居中能自止而不進是因中而得正也故曰中以行正也○就人事言是其才勢俱嫌於陵迫然宅心中順而能以義理自約也○中庸語類曰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所謂中重於正正者則必中之意同正者且自分别個善惡中則是恰好處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六三陰柔不中正無才無德居未濟之時又非其時

故為未濟而征則凶也然以柔乘剛與所謂以剛乘險者不同將出乎坎與所謂未出中者不同故獨為利涉大川也此據本義前說而繹其義如此○本義又云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此說亦甚有理○或說以柔乘剛與履之說而應乎乾同意只是說有濟險之道葢非也若依其說則陸行亦何不可乃獨利於水浮而不可陸走何也葢以柔乘剛者以虛乘實也故利涉且與上文將出乎坎協本義利於水浮之意

實如此○以柔乘剛一說謂以六居三又一說謂六三乘九二然考乘字之例則易無有就一爻上取乘義者當是以六三乘九二且本義首云陰柔不中正便已是以六三爲柔了九二則曰以九二應六五便已是以九二爲剛了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九四爻辭純是占下二句亦是占之象○九四所謂貞者恐是因時順理不汲汲以求濟不違道以妄進

蓋以不貞之資而當未濟之時其為貞者自合如此

然觀本義似全不及未濟之意恐宜從泛也〇或云

吉悔亡有賞於大國此便是未濟者以濟矣然必拘

此義則如君子之光有孚吉云者終亦說合未濟不

得九二曳其輪亦然或又曰九二曳其輪則程傳有

說六五虛心以求下之助蓋亦以求濟也然在他卦

如離之上九王用出征之類儘有不合卦名恐只當

虛心以求之義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此非以高宗言乃是人臣事○一說受大國之賞謂其君賞之以大國如開國承家之義然于字不順或曰有孚于飲酒以今文觀于字亦似不通蓋古文與今不同有如此者當以意求也○一說鬼方小夷中華大國也此云大國對鬼方言此變化氣質之道

貞吉悔亡志行也

志行亦不必說濟緣他本不貞而有悔今乃能貞吉

而悔亡則其志行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所謂貞吉无悔者自此而取所謂君子之光有孚者亦自此而取也但貞吉无悔是舉其善以掩其不善也君子之光有孚吉則又純舉其善而言之非以申上義也

○觀本義兩又字可見○本義以六居五亦非正也亦字承九四言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

之助有文明之德又有虚已下賢之善皆正道也故得貞而吉且无悔○无悔者具善如此雖有悔不為悔矣與悔亡不同此貞字是五所自有非本體全無正而却反之於正者故曰无悔而不曰悔亡程曰貞具固有非戒也○或曰君子之光見諸外者也有孚存諸中者也審如此則當先言有孚矣蓋有孚就道理上説凡其光輝之外見者皆有孚之所在也故象傳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爻辭吉兼有孚而象傳獨

言君子之光者言君子之光則有孚在其中矣○君子之光有孚吉此亦就文明之主及居中應剛而取但上云文明之主自其内德之明言此云君子之光則其明發越於施為之間矣所謂光暉之盛也上云虛心下賢只是一事之誠此云有孚只是見於施為者一一皆實德誠意之流行也○按程傳曰上云吉以貞也下云吉以光也須細認之○看本義兩個又字分明是兩重意○光輝之盛與信實不妄非判然

為二也光暉之盛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也信實不妄只是其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者一一皆實德誠意之發越也孚雖著於外其實由中出無有無其實心而有其實事者○一說君子之光及有孚只在上面意中抽出同是取文明之主虛中應剛之義有孚亦只就虛心下賢說未知是否但覺本義兩又字未貼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暉者光之散要之不可於君子之光外別求個暉本

義解字義不得不然耳○光統言之也暉者光之散殊一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上九以剛明居未濟之極夫剛明則有能濟之才居未濟之極又值將濟之時占者於此復何為哉只宜有孚飲酒自信自養以聽天命之自至耳所謂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正此意也○自信必自養自養乃見其自信也非兩事故有于之一字在中而下句便只

云有孚矣○以剛明居未濟之極則有必濟之理如否之上九亦然故其本義云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濡其首有孚失是此又因而戒之懼其幸時之將濟而放縱自恣無以承乎天命也○有孚失是此是字是一大事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聖人都只是教人不失是而已且不但易也傳曰人之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而故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此失是之謂也○按語類濡首分明是説野

狐過水今象却云飲酒濡首亦不知是如何只是孔子說人便不敢議他人便傒地不得又曰嘗有人著書以彖象文言為非聖人之書只是如今也著與孔子分疏

易經蒙引卷八下